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贵州分会 主编

潘定智 朱吉成 韦兴儒 编

貴州神話史詩論文集

貴州民族出版社



貴州神話史詩論文集



贵州神话史诗论文集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贵州分会主编

潘定智 朱吉成 韦兴儒 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1988年11月·贵阳

责任编辑：周国茂

封面设计：吕凤梧

贵州神话史诗论文集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贵州分会主编

潘定智 朱吉成 韦兴儒 编

*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市北村182号）

贵州印刷技工学校校办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30千

1988年11月贵阳第1版 1988年11月贵阳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5412-0028-X/I·8 定价：3.50元

目 录

杨知勇：蛇——具有特殊内涵的“人心营构之象”	(1)
潘年英：中国南方神话的结构原则及其文化精神	(32)
汛 河：布依族神话初探	(43)
刘之侠：苗族神话的分类及其审美趣味	(53)
韦兴儒：论贵州天地神话中的宇宙星云观	(66)
杨秀绿：论洪水神话的真实性	(73)
巴 伦：从星伤学看洪水神话	(85)
巴 伦：洪水神话情节演化构拟	(92)
徐华龙：南方民族太阳神话研究	(99)
郭俊明：试论壮、苗、布依、侗、瑶、水诸民族 神话中的雷神	(114)
黎汝标：瑶族龙神话与龙崇拜断想	(129)
杨鹄国 胡晓东：试论苗族远古传说对盘古神话 的影响	(136)
潜明滋：马克思恩格斯论史诗	(146)
潘定智：苗族古歌三议	(176)
陈立浩：苗族古歌简论	(195)
郭 懋：布依族创世史诗《造万物》的认识价值	(205)

汪孝杰： 试从《造万物》看原始人的自然观·····	(219)
燕 宝： 从苗族神话、史诗探苗族族源·····	(234)
王冶新： 苗族迁徙史诗与“三苗”源流问题·····	(257)
潘光华： 从苗族古歌、神话探索苗族婚姻的演变和发展 ·····	(287)
践 各： 试析《苗族史诗》的崇高美·····	(296)
杨培章： 试论《苗族古歌》巨人群像的形象美·····	(310)
李 明： 彝族《天地祖先歌》探析·····	(323)
附：潘定智 李建国： 神话、史诗与民族文化 ——贵州神话史诗学术讨论会纪略·····	(336)

蛇——具有特殊内涵的“人心营构之象”

杨 知 勇

在犹太教的《圣经》和基督教的《圣经》里，蛇，背负着一条不光采的“结语”：“比田野一切活物更狡猾”。并得到“比一切牲畜野兽更严厉”的咒诅：“必须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和女人彼此为仇”。因为它诱引人类祖先亚当、夏娃偷吃了耶和華神不允许他俩吃的伊甸园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耶和華对蛇的结语和咒诅，已因《圣经》的广泛传播而为人们所熟知，结合蛇的腹行、吃土、有毒等自然属性，乃增加其可怖可憎的成份。但是，在另一方面，人们又从同一则神话中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如果没有这条“比田野里一切活物更狡猾”的蛇敢于揭破神对亚当、夏娃的欺骗，并违反神的意旨诱使他俩吃了伊甸园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么，人类就将永远与智慧绝缘，甚至连自己赤身露体都不知道。蛇，实际是帮助人类获得智慧的圣者。

当我们将原始文化作了初步探索之后，我们发现：蛇，并不完全以其自然属性，也不以耶和華的结语活在原始人的意识里，而是作为原始意识的一个神秘载体，或者作为具有特殊内涵的“人心营构之象”^①活在原始人的意识里（这种意识在今天还有明显的遗存）。构成这种复杂现象的因素和过

程，涉及原始文化领域的许多方面，涉及原始意识的演变规律。因此，把蛇作为一个原始的神秘载体进行比较认真的探讨，很有必要。蛇被原始人意识化的历程，是探讨自然物象观念化的质变与原始文学对自然超越的最生动的例子。

（一）产生于远古的“人心营构之象”

以蛇的自然属性与飞禽走兽相比，可以把蛇列入“可怜”的动物之列，它以腹当足，终年蛰居土洞，无翅向天空翱翔，无脚在山林中腾跃。如果蛇也具有近似人类的意识活动，恐怕它也将“顾影自怜”了。然而这个本该“顾影自怜”的蛇却很幸运，原始初民依据其心理经验，经过一番“营构”之后，它却超越于绝大部分自然物和自然力之上，具有特殊的神秘力量；对它的崇拜，如同对太阳、月亮的崇拜一样，遍及世界各地。

如果把蛇的特异象征作一粗略归纳，人们可以看到：

一、蛇成为创造天地之神

墨西哥有一古代玛雅文化的著名遗址奇钦——伊扎。伊扎人认为带羽毛的蛇是太阳的化身，是风调雨顺的象征。奇钦——伊扎的中心地带有库·尔坝金塔，库·尔坝，玛雅语意为带羽毛的蛇神，它是信仰太阳的伊扎人建的。^②

美洲印加人把蛇作为创造天地的神来崇拜。在他们的神话中，两个蛇形的人能够联系宇宙中几个不同的世界。一条叫做“亚库玛玛”的蛇，到达地面时就变成大河，经过上界时就变为闪电，它被认为是水神。另一条叫做“萨查玛玛”

的蛇，有两个头，能直立慢行，象棵老树。它到达天界时就变成虹，它被称作肥沃富饶之神。^③

巴西神话中的“夜之所有者”是大蛇，它的女儿出嫁时，它将黑夜装在葫芦里送给女儿，送葫芦的人违反它的规定，在半路将葫芦揭开，原来无穷尽的白昼乃变为与黑夜交替出现。^④

我国神话中开天辟地或在创天造地中起重要作用的神，多为人首蛇身：

女祸，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

女祸氏……承庖羲制度……亦蛇身人首。（《帝王世纪》）

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冥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其为风，身长千里……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山海经·海外北经》）

产生于父系氏族制时期的“开天辟地”的盘古也是“人首蛇身”。

二、蛇可以成为人类祖先和部族的守护神

希腊的雅典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是人首蛇身的怪神西克罗普斯（Cecrops）。雅典人还以他们是西克罗普斯的后代而自豪。Cecrops 这个字，古希腊语是土产的意思，可见西克罗普斯就是土地所生。在这里，蛇与土地已经联在一起^⑤。

雅典市的神殿中，有神圣的蛇被保存。伊比特罗斯的亚斯里波斯神庙，也供养大蛇^⑥。雅典的城砦，传说系由一大蟒担任保护，当时雅典城内曾举行蛇的跳舞，犹如现在的摩基印第安人和与都斯坦的那葛斯人一样^⑦。

希腊的阿菲欧琴人自命为蛇的人，而且自称不怕蛇咬^⑧。

美洲阿里莎那的莫克斯人中有一蛇族，认为是从一个妇人生出的蛇繁衍而成。^⑨

澳洲中部华拉孟加人崇拜伏龙魁，以伏龙魁为祖先。伏龙魁是传说中的大蛇，竖立时，头可没入云霄。

北埃及的保护神为蛇。^⑩

阿尔及利亚土人，惯以水蛇为其保护者。他们常用食物喂水蛇，且焚香敬拜之。^⑪

印度希内拉地区，每年七月要举行一次相当隆重的蛇节。参加的有二万人左右。届时，希内拉的妇女们身穿色彩鲜艳的长袍，头上包着正面有两面镜子的头巾，站在路旁观看男人们的游行，在游行的男人中，一些人挥舞着绑着巨蜥蜴和蛇的木竿，一些举着装有眼镜蛇的陶罐，行进时，还有铜管乐队伴奏。游行完毕，即将蛇和蜥蜴放走。^⑫

我国高山族排湾人有蛇卵生人的神话：太古时，在考加包根山顶上，太阳生下红白两卵，孵出男女两神，此两神的后裔就是排湾人的祖先。番丁的祖先，就是青蛇卵孵出来的。

排湾人的另一则神话说，从前在皮那加桑地方，出现一条灵蛇，它又分化为男女两蛇神，蛇神生下两个儿子，他俩就是人类的祖先，蛇成了排湾人氏族首领的保护或象征。排湾酋长饲养毒蛇，就因视毒蛇为酋长的保护者。^⑬

傣族认为大白蛇把人分为男女两姓，所以“召德龙慕伡”的七个王妃，都是人身蛇尾。

怒族神话：天降群蜂，歇在怒江拉加底村，蜂与蛇交

配，生下怒族女始祖茂英充，茂英充与蛇、虎等动物交配，所生子女即为蛇氏族，虎氏族。

中国古文献中的人类创造者伏羲和女娲，是人身蛇尾。这两个神最先是始祖神（女娲还是创世神，因为她曾炼石补天），后来又成了保护神。古人祠墓多刻绘伏羲女娲画像，就是以他们作为死者的保护神。

《山海经》中，还有许多“人首蛇身”的祖先神或守护神：

凡北山经之首，自单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山海经·北山经》）

凡北次二经之首，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题之上，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同上）

这些“人面蛇身”的神，是远古氏族的图腾、符号和标志。氏族图腾的动物，一般都把它作为氏族的祖先或保护神。

三、蛇成为恐怖力量的化身

印度的众蛇之母苏罗婆，天上的神仙和地上的鬼怪都怕它。神力高超的神猴河奴曼也怕它。^④

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厄派俄斯受女天神雅典那指示，献出了攻破特洛伊城的木马计。特洛伊城巫师拉奥孔窥破了雅典娜的意图，建议不要将希腊人留下的木马拉进城（木马里隐藏着希腊许多最勇猛的将领），巨蛇就将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活活勒死。

蛇化为戈尔工女妖的头发，凡是看到的人都变为石头。

我国发洪水的恶神相柳，“九首，人面，蛇身”，其身触到

或其气喷到之处，土地即变成湖泽。

四、蛇的行动可以代替特殊的信息

云南剑川县的地方官对百姓太苛刻，被百姓打死，政府派兵攻打剑川，大军来到距县城二十里处驻营时，升起浓雾，一条巨蟒将军营围住。政府军首领感到奇怪，就烧香祷告：“若百姓有错，就在通往县城方向开一缺口，若地方官有错，就在相反方向开缺口”。巨蟒从退回昆明的方向开缺口，政府军首领知百姓杀地方官乃出于逼不得已，乃将军队撤走。所以剑川人把巨蟒作为该县的城隍。

五、蛇成为力量、智慧、德性的象征

古埃及把眼镜蛇作为力量的象征，法老陵墓的四壁，雕有眼镜蛇的形象，其用意是以它保护法老的亡灵。^⑨

在古希腊与罗马，蛇被奉为医药的神。^⑩我国鄂湿克人也认为蛇神可以防患重病。

印度尼西亚人敬蛇如敬神，把蛇作为善良、智慧、有本领、有德性的象征，在巴厘岛，有一个建造得象宇宙的蛇舍，里面养有一条大蛇，蛇舍前设有香案，作为供奉香花、祭品及礼拜祷告之用。^⑪《礼记·礼运》注：“蛇、龙、君子类也。”郑注云：“圣人喻龙，君子喻蛇，是蛇龙总为君子类也。”

至于伊甸乐园中诱使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蛇，它的神秘力量则表现为能够窥破神意，成为帮助人类获得智慧的圣者。

世界各民族保存的具有神秘力量的蛇的资料，肯定比上述材料丰富复杂得多。从上述材料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个基本

趋向：在世界各地的原始宗教和神话中，蛇都作为一个神秘载体而受到人们崇拜，人们赋予它的观念内容是：依赖多于恐惧，亲切感多于仇恨心理。

费尔巴哈在论述宗教本质的文章中提出一个重要论断：

“宗教的对象仅仅是，或者是人的目的和需要的对象。对于最必要的那些自然物，正因为如此而享受了最普遍最殊异的宗教崇拜。而一个人的需求和目的的对象，也正因为如此是一个人的愿望”。^⑩ 费尔巴哈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心灵就是神。若不是出自实际需要，不是出自利用的目的，原始人没有必要将自然物象“营构”为神，对之顶礼膜拜。用这观点解释蛙、狗、葫芦等超自然力量神秘象征的形成原因，很容易理解，因为它们的自然属性本身具有可以被人利用的部分，人们的“营构”，只是把它们有利于人类的自然性能作了顺应延伸。但在探讨蛇何以成为崇拜对象的原因时，我们却碰到难题，因为蛇的形体和毒性决定了它并不是“人的目的和需要的对象”，不是“最必要的自然物”。恰恰相反，它还是某些灾害的制造者。这样一个不为人们需要的自然物却受到高于其它自然物的依赖和崇拜，而且在后来转化成的具有美感的形象中，它竟超越于其他自然物之上，对此，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呢？如果采取否定宗教基本原理的办法来解释这种特异现象，我们将陷入更深的迷雾之中。正确的做法，还是从原始意识的特点，从原始人的心理经验中探寻形成特殊性的特殊原因，从特殊性的探索中加深对共通性的理解，并借此解开原始意识领域的其它一些难解之谜。

探讨蛇的观念化质变过程的重要意义，也许正在此处。

(二) 蛇由“非需要对象”转化为 “依赖对象”的契机

如果说，图腾崇拜象一团团迷雾，使人难于看清原始人意识活动的真面目，那末，蛇由“非需要对象”向“依赖对象”的转化，就是雾中之谜。谜本身就使人难解，更何况还裹着重重浓雾。

对这个雾中之谜的探索，没有考古实物可资佐证，也不能依靠物理分析作科学检验，多种解释，都属猜测性质，正确与否，只是相对而言。但我以为，如果从原始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探寻这种转化的契机，也许能够比较接近形成这种转化的真实原因。

对于原始宗教和神话的探讨，人们比较注意寻找其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对于创造宗教和神话的主体——人的意识活动，则重视不够，亦即忽略了极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万物有灵论作用于人的思想意识而产生原始宗教之后，原始人具有什么样的宗教感受和体验，有些什么样的心理经验。这种忽略，必然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对于以原始宗教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总和的原始人的自我意识，只能作一般性的概念化的了解，而不能作深入的具体的剖析。对一些难于用常理解释的现象所作的回答，一般都比较苍白，不能使人信服。

人的意识是复杂的，现代人如此，原始人依然如此。一定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作用于人的意识之后，决不象物质与物质的关系那样只能引起机械性的反映，恰恰相反，作为

社会活动主体的人，因接受上述作用而形成某种意识形态之后，其意识活动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沿着自身独具的规律向前发展。构成这种发展的因素，包含前人心理经验的积累，也包含受新的社会条件作用之后形成的心理经验。

当我们探讨原始人的心理经验，探讨蛇由“非需要对象”转化为“依赖对象”的契机的时候，我们必须求助于弗洛伊德、容格等精神分析学家的研究成果。

弗洛伊德的理论或称弗洛伊德主义的核心是“无意识唯本能论”。他把原始本能作为人生、社会的基本动力，认为它决定着人的生活和一切行为。他认为：意识是一个由深到浅，由下到上的多层次结构，即由意识，前意识（即可以通过“自由联想”的手段诱使其进入意识的意识）和无意识的构成的结构。但是这种结构又不是一种象三层楼房那样的静态结构，因为它的三层之间并没有清楚的划分，而是相互交错，相互渗透，流动变化，是一种动态的结构。为了更准确地描述这种结构，弗洛伊德将它分成“本我”，“自我”，“超我”三个部分。“本我”由性力等本能冲动组成，其冲力的强度和活跃性最大；“自我”是经由现实原则调整了的“本我”；“超我”变形或转化之后通过了“自我”的检查，“升华”为道德的，宗教的和审美的理想形态的“本我”。三者之间以一种极其复杂的方式转换和渗透，永远处于抑制、压迫、抗拒、激扬、扩散、感应、集聚等动态活动中。

“无意识”究竟是什么？“无意识”是人性非理智的成份。它与意识是心理的主要两个对立部分。无意识即本能冲动，它暗中支配意识；意识“压抑”本能冲动，使之只能得到伪装的，象征性的满足。而且按照弗洛伊德的见解，意识

对本能冲动的“压抑”，有时也是无意识的，所以无意识是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是人的动机、意图的源泉。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中，人格从未被视为先后一致，通体联贯的，许多动物性的和极原始的动机在进化过程中不仅没消失，而且自始至终都在影响着晚期阶段上所具有的思维活动和行为模式。这些原始的动机隐藏在无意识深层，人对它不能认识，不能预期，不能操纵，然而永远支配着人，使人处于一种不断追求本能的满足，不断追求安全从而使自己不断延续下去的活动中。

容格纠正了弗洛伊德把无意识归于性力的片面性，把人们的兴趣引导到对人的深层心理结构的认识上。他把无意识纳入社会历史的范畴，视之为人类漫长历史的结晶和积淀，称之为人类集体的精神财富。

容格用精神这个术语来指心，他说心有三个层次：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意识的中心是自我，一般地说，自我同一个人的自身概念相近。意识包含知觉、记忆等等，意识是更能使个人适应其环境的实在保持联系的通道。

容格认为，同无意识相比，意识是次要的。精神的意识方面犹如一个岛的可见部分，大部分未知部分还在水面上可见的那一小部分的底层。

无意识有二个层次或部分，意识下面一层是个人无意识，是属于个体的。它是由一切冲动和愿望、模糊的知觉以及无数的其他经验组成的，这些知识和经验不是被压抑起来，就是被遗忘了。然而来自个人无意识的偶然事件可能易于被唤回到觉醒的意识中，这说明个人无意识并不是无意识的很深层次。

个人无意识下面就是第三层——精神层次，亦即集体无意识。

“集体无意识是从人祖先的往事遗传下来的潜在记忆痕迹的仓库，所谓往事，它不仅包括作为单独物种的人的种族的历史，而且也包括前人类或动物的祖先在内。集体无意识是人的演化发展的精神剩余物，它是经过许多世代的反复经验的结果所积累起来的剩余物。”^⑩

荣格强调蕴藏在集体无意识中的强大力量，他认为这些力量对精神的发展起最大的作用。他把集体无意识中的先天倾向称为原始意象，把它们看作是心理经验的先在的决定因素，这种先在的决定因素促使个体按照他的本族祖先当时面临的类似情境所表现的方式去行动。

弗洛伊德的理论，对于了解自己，了解人类行为，作用很大；但对于原始意识和原始文化的探讨，其作用就不如荣格。荣格对深层心理结构的基本论述，对于原始宗教研究中应如何理解人的主体作用，给了我们重要启示。

原始宗教和神话之得以形成，“包含在连远祖在内的过去所有各个世代所积累起来的那些经验的影响”。对于原始人的深层心理结构，我们不可能象弗洛伊德和荣格把他们的病人作为研究对象那样进行实际研究，但从原始人的精神剩余物——包括口头文学，宗教信仰和原始意识的其它遗留物中，仍然可以探测到一些线索，并以此为依据，使我们对于蛇由“非需要对象”转化为“依赖对象”的契机获得一些基本认识。

原始人经过许多世代反复经验的结果所积累起来的精神剩余物，表现在许多方面，但下面这两点比较独特，也最值